

文艺复兴的故事

05

盐野七生



优雅的冷酷

——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日】盐野七生 - 著 赵文莞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文艺复兴的故事

005

チェーザレ・ボルジア
あるいは優雅なる冷酷

优雅的冷酷
——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目 盐野七生 著

赵文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日)盐野
七生著;赵文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086-6847-5

I. ①优… II. ①盐… ②赵… III. ①历史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0358号

CEASARE BORGIA ARUIWA YUUGANARU REIKOKU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1970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1970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著 者:[日]盐野七生

译 者:赵文莞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5-424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847-5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致读者

——值此“新人新作三部曲”以文库本形式再度面世之际

当年的我正全身心投入享受在意大利的生活，丝毫未曾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在偶然结识的友人建议下，于29至30岁期间经过学习研究，执笔写下了自己最初的文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¹，其最初刊载于《中央公论》杂志，大致在其后的第二年被整理成书出版面世。

第二部作品《优雅的冷酷》²下笔时间紧随其后，未经过杂志刊载，直接单独成册。即在写完《女人们》后，我便着手撰写了《冷酷》一书，但这本书最终面世于书店，已是我32岁时候的事情了。

再次转过年后，我早早地就开始动笔撰写自己的第三部作品——《神的代理人》，这部作品与《女人们》相同，先刊载于杂

1 在下文中，作者将此书一律简称为《女人们》。——译者注

2 在下文中，作者将此书一律简称为《冷酷》。——译者注

志，后于我 35 岁之时单独成册出版。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末尾到三十五岁之间所写下的作品。

而时隔多年再次品读，在我这个写下了这些文字的作者本人来看，用一句话来概括感想的话，只能是“不尽如人意”几个字。这三部作品过于鲜明地体现出的“新人新作”的特征，让我倍感不妥，其中令我最为在意的缺点是我在文中经常流露出的过于片面地强调自我主张。但世间万物皆有正负两面，换个角度来想，我的这种写作手法也有可取之处，当年充斥于我内心的想法皆是借由这样的写作才得以一举迸发而出。

从以前开始，我就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好孩子”，而随着经历青春期成长进入青年人的行列后，更是对当时充斥在日本社会中的那种温墩氛围越发厌恶。我认为社会宣扬的所谓与人为善、其乐融融什么的都是一派胡言，也非常讨厌当时一心相信这种气氛能够推进社会发展的所谓日本精英们。而当这样的我与西欧尤其是古代西欧历史相“对决”之时，心中所想便一气倾泻而出。

写作中的我仿佛就是亟待喷发而出的岩浆，不管笔下所写的是女性、青年才俊抑或是成熟男性，无论对象如何变换，在我心中所迫切想要展示给日本人看的都是同一个念头，“当个老实人是没法

子活下去的”“在古代欧洲曾有如此顽强不屈的人存在过”。

虽已无法忆起书名，但年幼时曾拜读过一部作品，安德烈·纪德在其中写过如下的话：

“人们从山脚下即可望见名为托尔斯泰¹的山峰，但只有登上了这座名为托尔斯泰的山峰，方能看到其对面还矗立着一座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²的山峰。”

而无论是《女人们》《冷酷》抑或《神的代理人》，都是我可以从山脚处看到的山峰，三本书的故事舞台普遍集中于罗马和意大利。我当时居住于此地，闭上眼都能明了笔下的每个事件所发生的场景，故而才选择了这些内容下笔。

而当我攀上了山峰，随即映入眼帘的便是高耸在前方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继续向上攀登的成果，便是《海都物语》与《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两部作品的出版。随后，立于山顶的我所看到的，

1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译者注

2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代表作有《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译者注

是一条通往远方的名为古罗马的绵长山脉。经过十五年的翻山越岭，我恍然发现自己所写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那漫长的被夹在文艺复兴与古罗马之间的中世纪。自然而然地，我随即转而去攀登最能代表这漫漫千年中世纪的三座山峰。

第一座山峰，是一本名为《罗马灭亡之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作品，以地中海为舞台，讲述了千年之间围绕着海盗与海军所展开的故事。在罗马帝国支配下的和平崩溃后，地中海地区便成为从北非袭来的海盗与为了防御而组建海军迎头对抗的欧洲南部之间激烈战斗的舞台。

第二座山峰，虽然同样也是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间的激战，却是围绕着从欧洲北部进攻到中东的基督教徒及与之迎战的伊斯兰教徒间发生的十字军故事。

第三座山峰，是我现在正在筹备的作品，因为书名还未确定，无法在此详细讲述。但在我心中，这三部作品加上已经出版的《海都物语》共四部作品，将使我构想的“登顶”漫长中世纪主峰成为可能。

这样一路走来，我那从“新人新作三部曲”开始的作家事业，在一次次攀登展现在眼前的高峰后不断前进，也就是说，“三部曲”

成为我作为历史作家的起点。

坦白来说，年轻时候的作品难以避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没有对此进行修改，因为我更想要原样保留下年轻时候的气势，毕竟源于青涩的不成熟也是有其美好之处的。

我始终深信细节之中得见神迹，故而至今为止一直拒绝写作“一册读懂世界史”、“西洋史手册”之类的作品。要讲述历史这一复杂的人类世界，若是只图省事妄想简短总结，只会离事实越来越远。而在我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做寥寥数语一言概括，就是对曾经拼命生存的前人们的最大不敬。

但也正因如此，我总是致力于写全所有细节，最终导致了每一册作品都比较厚重。对于购买并阅读我的作品的读者们，虽然我一直觉得很抱歉，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并理解我的“细节之中得见神迹”这一想法。而最后可能还需致歉的一点就是，我的这种作风恐怕是到死都不会改变了。

再启

但凡作者都会有所谓的“青春的一册”。作品的主人公是年轻人，而作者写作时也尚且年轻，读者通常也正值大好青春，《优雅

的冷酷》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即使是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日截稿的情景。写完原稿上的最后一行文字才豁然发现天已破晓的我，打开窗户沐浴着微弱的晨光，深深地吸入了清晨清冷而新鲜的空气。那是7月7日的清晨，我恰在那一天迎来了自己31岁的生日，伴随着完成写作的满足感，我郑重地向自己宣告“你已于今日成人”。

话至此处，已无须多言，作品自会说明一切。而曾断然忘却自己的女性身份，全情投入于描绘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的这段经历，于我而言是毕生难忘的体验。

2012年春，在阔别已久的祖国日本。

盐野七生

目 录

| | |
|---------------------|-----|
| 引子 | 001 |
| 第一部分 红衣 (1492—1498) | 009 |
| 第二部分 剑 (1498—1503) | 093 |
| 第三部分 流星 (1503—1507) | 257 |
| 参考文献 | 320 |
| 插图来源一览 | 325 |

引子

在罗马的一位贵族家中，珍藏着这样一把宝剑。

这把剑，因其做工极其精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誉为“剑之女王”。剑身上的金银饰物制作精湛，被鉴定是出自有名的细金工艺大师埃尔克雷·德·费德里之手。而饰物的样式设计，有人主张说是出自米开朗琪罗，也有人主张是出自拉斐尔，然而，从这把剑的制作时期来推断，一般认为是平图里乔的作品。

根据这把剑上的装饰判断，其用途并非为了斩人饮血，更像是为了在仪式中佩带，抑或单纯只是为了让定制者时不时拿在手中把玩。

这便是切萨雷·波吉亚的宝剑。

在基督教世界中，他的身份是教皇的儿子——这在基督教义中被视为异端，但与此同时，他却对当时代表俗世间最高权威的教廷不屑一顾，将罗马教会彻彻底底踩作了垫脚石，为了自己建立王国一统意大利的野心，自愿脱下曾一度披上的枢机主教红衣，并在同时舍弃了终身的安定与荣誉，而这正是之后五百年间，史学界一直

斥他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梅菲斯托菲勒斯¹的理由。

然而对他持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史学界，在维克多·雨果的戏剧《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及多尼采蒂的同名歌剧中，我们了解到文学与音乐领域也是这般看待他的，甚至还有名为《波吉亚家的毒药》的电影被制作上映。

然而，梅菲斯托菲勒斯的魅力是不灭的。

就连伯特兰·罗素也曾说：“遗憾的是，比起善良的人，我们从恶人身上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而切萨雷，在其生前却从来没为自己做过任何的辩解。他是一个极少述说自己的男人，唯有作为有效策略的时候，才会对自己的恶行稍作解释。

切萨雷唾弃解释自己这种示弱行为，唯一一次将自己尚不成熟的野心借助历史典故示于人前的，便是这把宝剑。

略粗的银质剑柄上镀有一层金箔，雕金工艺与镶嵌其上的各色

1 梅菲斯托菲勒斯 (Mephistopheles)，又译作梅菲斯特、梅菲斯、墨菲斯托，它的来源可能有两种，一是来源于古希伯来文，原意为“破坏者”“骗子”“恨恶光者”，一是源于希腊文，意为“不爱光的人”“不爱浮士德的人”。在19世纪歌德的歌剧作品《浮士德》(Faust, 1832)中有提到梅菲斯托菲勒斯作为恶魔与魔术师之间的契约者，是引诱人类堕落的恶魔，自称为地狱之王路西法效忠。——译者注

宝石，为它的美丽赋予了生命。剑柄顶端的剑首处理成了一个精致的镂空圆形金饰，在中央有一颗小小的星星，那也许是一颗代表他自身的恒星。在剑柄与剑身之间，有两片各向左右弯曲的新月形护手，其正中镶嵌有一枚三角形碧绿色宝石，其上雕刻着代表他们波吉亚家族纹章的一头红色公牛，护手上还用银字刻有这样一句话：

“CES.BORG.CAR.VALENT”

（瓦伦西亚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

据此铭文我们可以得知，这把剑是在他担任枢机主教时期，也就是在他 18 岁到 22 岁期间制作完成的。

靠近护手一侧大约三分之一的剑身镀有金箔，宽阔的剑身正反两面均被一分为二，分别相应地雕有四幅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而这些图案与拉丁文字，也许就是根据切萨雷自己的希望所特别定制的。

正面的第一幅，描画着在布置好的祭坛上按照仪式被神化了的公牛，下面刻有“D.O.M.HOSTIA”（神是最崇高伟大的，在此献上牺牲¹）。捧着献祭供品的纯洁少女们半裸身体，在公牛四周跳着华美的舞蹈，周围还刻有如下文字：

1 牺牲：这里指古代祭祀或祭拜用品，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均被称为牺牲。——译者注

“CUM NUMINE CAESARIS OMEN”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可以被解释为，与通往恺撒伟大力量的前兆同在。切萨雷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拉丁语中的恺撒一词在意大利语中的读音，而根据剑身上体现出他与古罗马将军尤利乌斯·恺撒在名字上的共同之处，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恺撒大帝的后继者。

而第二幅图案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猜测，那上面雕刻着卢比孔河的渡口。

“IACTA EST ALEA”（骰子已经掷出了），其上还刻着尤利乌斯·恺撒留名青史的这句话。从以上两幅图案中，能看到他坚信力量必将带来胜利。

翻转剑身，我们可以看到与正面图案中宣扬的力量获得胜利所不同，背面的这两幅强调的是，对在高度调和中所获得的生命之赞美。首先是其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恺撒的凯旋。在随风飘扬的军旗中，在为凯旋送上祝福的诸神中，加入了“FIDES”（信赖）。并且在下方刻有这样的文字：

“FIDES PRAEVALET ARMIS”

即，信赖远胜过武器。

最后的一幅图案，是由虎头海雕展翅环抱着的，安置于崩塌的圆柱之上的地球，圆柱下方有鹿横卧，因渐渐恢复和平的四周而欣喜，为表祝贺而翩翩起舞延展至图案的结束。

但是，只有着短短三十一年人生的切萨雷，还未走完正面第二幅图案便不幸去世了。那么接续其后，雕刻在剑身背面的那份高度调和中所获得的对生命的赞美，自然也就在与他无缘的情况下结束了。